

紂王迎空念唱心曲，只有在鹿台上，他才能放聲高歌大聲念唱，自頂至踵、全身四肢百骸，頭髮爪甲，無一處不念唱、無一處不顫動，他將自己化成光束，迎向太陽。

周師取耆及邶遂伐崇

尚父說了：「……端末未見，人莫能知。天地神明，與物推移。變動無常，因抵轉化。不為事先，動而輒隨。故能圖制無疆，扶成天威。匡正八極，密定九夷。如此謀者，為帝王師……。」

太子姬發聽不懂，尚父只好詳加解釋，他說：

「夫為國之道，恃賢與民，信賢如腹心，使民如四肢，則策無遺。所適如肢體相隨，骨節相救，天道自然，其巧無間。」

太子姬發很不耐煩，這個白頭髮的老頭子這樣搖頭晃腦，渾說一氣，他就是不肯說白話，非要這樣咬文嚼字不可。

周公姬旦卻是聽懂了尚父的話，他又回家想了幾日，跑去對太子姬發說明原由，他大力稱讚尚父的論點，他非常同意尚父的方法……。

太子姬發實在懶得與這兩個愛裝模作樣、矯情虛詞的人說話，他很氣周公姬旦騙了他的白

玉珪，還給了西伯姬昌。他看周公姬旦內心險惡無比，卻無法對付他，只能默著臉聽他說。

周公姬旦說了：「察眾心，施百務，順舉挫之，因勢破之，放言過之，四網羅之。得而勿有，居而勿守，拔而勿久，立而勿取。為者則己，有者則士，焉知利之所在。彼為諸侯，己為天子，使城自保，令士自處。」

太子姬發聽半天，還是一樣，這個周公姬旦比尚父更囉嗦，他拍案而起，跑了！

周公姬旦無法，跑去叫姬鮮來，姬鮮呆傻，他根本把心都放空了，他只想著鹿台上的芊芊……，那是青娘娘。

周公姬旦於是叫這個呆傻的哥哥去當人形立牌，他叫西歧勇士們聽著姬度的鑼鼓前進、後退……，拿著鋤頭、長柄鐮刀跺地、吆喝……。

日子久了，西歧勇士也看出端倪，這幾個姬姓兄弟篩著人玩呢！大家也不肯聽話了，來人零零落落，人人無精打采……。

周公姬旦跑去見西伯姬昌，他要向西伯姬昌要那枚白玉珪，西伯姬昌捨不得給周公姬旦，周公姬旦說：「以商謀商，白玉珪是重要物件，只要讓姬鮮拿著白玉珪，象徵您老人家親臨，西歧勇士絕不敢有所違抗。」

西伯姬昌：「那麼你還要拿回來給我，不能摔了！這白玉珪既然這樣重要，當然更不能留在外面。」

周公姬旦滿嘴答應，他只求一切順利，將西伯姬昌和太子姬發、姬鮮等兄弟遷離程邑，到哪裡都沒關係，就是別再來折騰他，周公姬旦都已經五十二歲了，還沒過上幾天好日子，他自

小病痛纏身，現在他家裡女人和小兒眾多，人人都吵雜多話，小兒啼哭，鬧哄哄的，女人每天都要來向他要物件，他拙於應付，只能天天拖著病體外出，這世界，真真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……。

那枚妹喜已的白玉珪說話了，周公姬旦讓姬鮮握著白玉珪，舉在胸前當人形立牌，太子姬發一見白玉珪重見天日，他也日日都來練舞場，現在，這裡改成練武場了！舞與武都一樣，反正就是隨音舞拜，人大袖翻飛，又要同聲吆喝，聽鑼鼓聲進退……。

癸酉夏，西伯姬昌受命專征伐一年，太子姬發和世子姬鮮率眾斷了虞、芮之質，二年伐邶，三年又再次伐密須氏。

密須氏怨恨姬鮮的殘暴，密須人曾經將他們的族長密須姑縛起來，送來給姬鮮。事後密須姑反，不肯入貢，這次姬鮮又跑去把密須姑和他的家人都綁架了，將他全家都送去西歧的戎鹽井服苦役。

西伯姬昌受命專征伐四年，他又派太子姬發伐大夷、五年伐耆、六年伐崇。

太子姬發帶著姬鮮伐耆，俘虜了耆人百八十人，幾乎將全族的壯丁都擄去了，周師鼓譟喧嘩，如同張網獵獸一般，將正在收割的耆人通通擄走了。

崇人一聽說周師會擄走年輕的男人，大力群起反抗，太子姬發更不肯離開了，他死硬要崇人降于他，崇人族長軍三句借著地勢之利，高築壁壘相抗，軍三句不肯投降周師。

西伯姬昌在程邑聽說崇人不肯降于周師，他叫兒子姬度駕車帶他去看看，姬度駕著大車載上年邁的西伯姬昌，跑去崇人部落之外，西伯姬昌見太子姬發怒氣勃發，他居然轉頭回去了！

他要回去程邑找周公姬旦想辦法，這個太子姬發性情實在暴躁，暴躁的人無法成事，他需要冷靜的腦袋，替他想辦法。

周公姬旦想，軍山句敢與周師相抗，一定有他的秘密，他派人潛入崇，打探消息。果然回報說，軍三句有重器，是他祖上獲自殷家商帝所賜，曰：崇鼎，是天子之器。

難怪崇人敢抗周師，他家有重器，崇人自尊，當然不肯降。

周公姬旦想起西伯姬昌常說的，紂王無道，現在可以拿來套用，就說：

「王聞崇人亂德，周師錫命專征伐，以有德伐無德，天受命，西伯姬昌——有德。」

西伯姬昌見事態成熟了，他再駕而至崇，西歧勇士眾人同聲同氣，已經在崇地的壁壘外大聲喊叫很久了，聲音都喊啞了，西伯姬昌再駕親臨崇，姬度早就在崇的壁壘外安設大鑼大鼓百多面，天天擊鼓敲鑼，讓西歧勇士眾口鑠金，大聲鼓譟謾罵軍三句：「崇人亂德，周師以有德伐無德，天受命，西伯姬昌——有德。」

實在太吵了，軍三句和崇人怕了這一陣吵鬧不堪的西歧羌人，他們都不能安居，連睡覺也不得安穩。軍三句因壘而降，西伯姬昌伐崇，再駕而降為周臣。

西伯姬昌派人把軍三句家的崇鼎搬走了，西伯姬昌伐崇遷其重器，搬去了鎬，也就是太子姬發住的地方，鎬在翟津東方，更靠近殷地朝歌。那是太子姬發的練武場，他派人到鎬那裡建築居室，稱為——王宅，他還是想要接姐己來此，既然紂王寵愛姐己，卻不與她同住離宮，那麼，太子姬發就建一座王宅，他要接姐己來住。

姬鮮更逗趣了，他的人形立牌非常好用，只要他抱著白玉珪站著，西歧勇士無人敢怠慢，

太子姬發也會來，周公姬旦放心了，可是姬度的大鑼大鼓時常散失損壞，他只能去找尚父要，尚父裝模作樣，愛給不給，讓周公姬旦很不高興。

尚父也是有口難言啊！他的鑼鼓需要叫三忠之一的閔天去殷地朝歌，找大夫膠鬲索取，又不是唾手可得之物，這個周公姬旦以為那些鑼鼓都是樹上長的嗎？隨時都可以摘取！

可是他又說不出口，尚父住在程邑邊緣，靠近周社，周社有祭壇，現在又被尚父改了稱呼了，周社的祭壇他將之改為——灌壇，尚父常去那裡登壇下望，他一人高高在上，垂眼下望，灌壇下如果有很多人，人人仰慕他，那真真是眾望所歸啊！

